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靈通

賈雨村風塵懷

秀閨自占

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來說起根由雖近

荒唐細諳則深有趣味待在下將此來歷註明

方使閱者了然不惑原來女媧氏煉石補天之

時于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經十二丈方經二

十四丈頑石三萬六千五百塊只

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只

用雖不以此補天就該去補地之坑陷使地平坦而不得有此一部鬼話

之後靈性已通因見衆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

材不堪入選遂自怨自嘆日夜悲號慚愧一日

妙自謂落墮情根故無補天之用

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生得

骨格不凡丰神迥別說說笑笑來至峰下坐于
石邊高談快論先是說些雲山霧海神僕玄幻
之事後便說到紅塵中榮華富貴此石聽了不
覺打動凡心也想要到人間去享一享這榮華
富貴但自恨粗蠢不得己便口吐人言向那僧
道說道大師弟子蠢物不能見禮了適聞二位
談那人世間榮耀繁華心切慕之弟子質雖粗
蠢性却稍通况見二師仙形道體定非凡品必
有補天濟世之材利物濟人之德如蒙發一點
慈心攜帶弟子得入紅塵在那富貴場中溫柔
鄉裏受享幾年自當永佩洪恩萬劫不忘也二
仙師聽畢齊慄笑道善哉善哉那紅塵中有却

有些樂事但不能永遠依恃況又有羨中不足
好事多魔八箇字緊相連屬瞬息間則又樂極
悲生人非物換究竟到頭一夢萬境歸空到
不如不去的好這石凡心已熾那裏聽得進這
話去乃復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強制乃嘆道
此亦靜極思動無中生有之數也既如此我們
便携你去受享受只是到不得意時切莫後悔
石道自然自然那僧又道若說你性靈却又
如_者_{又當如何}此質蠢並更無奇貴之處如此也只_人_{之償乎近之賴債者}好_{踏腳不學}_{煅過尚與人}好_{妙佛法亦湏償還况世人}
謝不盡那僧便念咒書符大展幻術將一塊大
日復還本質以了此案你道好否石頭聽了感
謝來看此句所謂遊戲筆墨也_{當時恨不能隨此石去余亦恨不能隨此石而去也聊}
昔子房後謁黄石公惟見一石子房_{當時恨不能隨此石去余亦恨不能隨此石而去也聊}

青埂峰下經過忽見一大石上字跡分明編述
歷歷空空道人乃從頭一看原來就是無材補
天幻形入世蒙茫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慚恨
歷盡離合悲歡炎涼世態的一段故事後面又
有一首偈云

無材可去補蒼天

書之本旨

枉入紅塵若許年

慚愧之言嗚咽如聞

此係身前身後事倩誰記去作奇傳

詩後便是此石墮落之鄉投胎之處親自經歷

的一段陳跡故事其中家

或字謙得好

庭閨閣瑣事以及閑

情詩詞倒還全備或可適趣鮮悶然朝代年代

文字手中斷無紀

地輿邦國却反失落無考空空道人遂向石頭

若用此套者胸中必無好文

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有些趣

新筆墨據余說卻大有考證

味故編寫在此意欲問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_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幾箇異樣的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總抄去恐世人不愛看呢石頭笑答道我師何太痴耶若云無朝代可考今我師竟假借漢唐等年紀添綴又有何難但我想歷來野史皆蹈一轍莫如我這不借此套者反到新奇別致不過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又何必拘拘於朝代年紀哉再者世井俗人喜看理治之書者甚少愛看適趣閒文者特多歷代野史或訛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凶惡不可勝數更有先批其大端

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汚臭塗毒筆墨壞人子弟又不可勝數至若佳人才子等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于淫濫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姓名又必傍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如劇中之小丑然且嬛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去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話竟不如我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以消愁破悶也有幾首歪詩熟話可以噴飯供酒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蹤攝跡不敢

事則實事然亦叙
得有間架有曲折
有順逆有映帶有
隱有見有正有闔
以至草蛇灰線空
谷傳聲一擊兩鳴
明修棧道暗度陳
石頭記

倉雲龍霧雨兩山

石頭記

卷一

對峙烘雲托月背
面傳粉千皴萬染
諸奇書中之秘法
亦不復少余亦于
逐回中搜剔剗剖
明白注釋以待高
明再批示誤謬

稍加穿鑿徒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今
之人貧者日為衣食所累富者又懷不足之心
總一時稍閒又有貪淫戀色好貸尋愁之事那
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書所以我這一假事

開卷一篇立意真
打破歷來小說窠讀
白閱其筆則是莊
子離騷之亞

也 不 愿 世 人 稱 奇 道 妙 也 不 定 要 世 人 喜 悅 檢
轉得更好

之 際 把 此 一 玩 豈 不 省 了 口 舌 是 非 之 害 腿 脚 奔 忙
謀 虛 逐 妄 去 也 省 了 口 舌 是 非 之 害 腿 脚 奔 忙
之 苦 再 者 亦 令 世 人 換 新 眼 目 不 比 那 些 胡 韋
亂 扯 忽 離 忽 遇 滿 紙 才 人 淑 女 子 建 文 君 紅 娘
小 玉 等 通 共 熟 套 之 舊 稿 我 師 意 為 何 如
道 人 答 曰 不 獨 破 愁 醒 晌 且 有 大 益
斯 亦 太 過

真後之甄寶玉亦借此音後不注

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覩新懷舊故仍因之

一遍因見上面雖有些指奸責佞貶惡誅邪之一人也太小心了想亦世之一腐儒耳亦斷不可少要緊句語亦非傷時罵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眷眷無窮實非別書之可比雖其中大旨談情亦不過實錄其事又非假擬妄稱一味淫邀艷約私訂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時世方從頭至尾抄錄回來問世傳奇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至吳玉峰題曰紅樓夢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于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云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

此是第一首標

若云雪芹披閱增刪
然後開卷至此這一
篇楔子又係誰撰足
見作者之後惟原定
之甚是書何是本余
者萬不可被作者瞞
了去方是巨眼

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書云當日地
陷東南這東南一隅有處曰姑蘇有城曰閻門
廟因地方窄狹人皆呼作葫蘆廟廟傍住着一
外有個十里街街內有个仁清巷巷內有个古
廟家鄉宦姓甄名費字士隱嫡妻封氏情性賢淑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王因風俗來
午除夕書未成芹深明禮義家中雖無甚富貴然
為淚盡而逝余嘗哭芹淚亦待盡每為望族了只
意覓青埂峯再問石兄余不遇獵頭爲念每日只
和尚何悵悵

是言

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
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英蓮年方三歲一日
炎夏永晝士隱於書房閒坐至手倦拋書伏几
少憩不覺朦朧睡去夢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
忽見那廂來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聽道人
問道你携了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
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一千
風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機會就將此蠢
物夾帶于中使他去經歷經歷那道人道原來
近日風流冤孽又將造劫歷世去不成但不知
落于何方何處那僧笑道此事說來好笑竟是
千古未聞的罕事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

所謂美中不足也
熱日無多

設云應怜也

是方從青埂峯袖石而來也接得無痕

畔有絳珠草一株時有赤瑕宮神瑛侍者日以
甘露灌漑這絳珠草便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
天地精華復得雨露滋養遂得脫却草胎木質
得換人形僅修成箇女體終日遊于離恨天外
飢則食密青果為膳渴則飲灌愁海水為湯
因尚未酬報灌漑之德故其五衷便鬱結着一
段縗綿不盡之意恰近日神瑛侍者凡心偶熾
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歷幻緣已在
警幻仙子案前掛了號警幻亦曾問及灌漑之情
未償趁此到可了結的那絳珠仙子道他是甘
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還他既下世為人我也去
下世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

總悔輕舉妄動之意
之人乎趣甚警甚

又出一警幻皆大關鍵處

之名奇甚出身履歷更奇甚寫黛玉來歷自與別個不同妙極恩怨不清西方尚如此況

酬報灌漑之德故其五衷便鬱結着一

只飲食

妙所謂三生石上旧精魄也點紅字細思絳珠二字豈非血淚乎点紅字玉字二單点

知眼泪還債大都作者一人耳余亦知此意但不能說得出

也償還得過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風流冤家來賠他們去了結案那道人道果是罕聞實未聞有還淚之說想來這一段故事比歷來風月事故更加鎖碎細膩了那僧道歷來幾個風流人物不過傳其大槩以及詩詞篇章而已已至家庭閨閣中一飲一食總未述記再者大半風月故事不過偷香竊玉暗約私奔而已並不曾將兒女真情發洩一千人这一人入世其情痴色鬼賢愚不肖者悉與前人傳述不同矣那道人道趁此你我何不也去下世度脫幾個豈不是一場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宮中將這蠢物交割清楚待這一

干風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
一半落塵然猶未全集人道既如此便隨你
去來却說甄士隱俱聽得明白但不知所云蠢
物係何東西遂不禁上前施禮笑問道二仙師
請了那僧道也忙答禮相問士隱因說道適聞
仙師所談因果實人世罕聞者但弟子愚濁不
能洞悉明白若蒙大開痴頑備細一聞弟子則
洗耳諦聽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淪之苦二僧行
道此乃玄機不可預洩者到那時只不要忘了
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隱聽了不便再問
因笑道玄機不可預洩但適云蠹物不知為何
或可一見否那僧道若問此物到有一面之緣

此丁亥春

若從頭逐個寫去成何文字石頭記得力處在

武備家屬死戮穆英雄殲滅賢文愧沒多才草莽惡黨羣衆其殺戮遍野數者則得祿飯後還

說着取出遞與士隱士隱接了看時原來是塊

鮮明美玉上面字跡分明鐫着通靈寶玉四字

後面還有幾行凡三四次始出明玉形隱屈之至字正欲細看時那僧便說已

到幻境便強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過一大

石牌坊那牌坊上大書四字乃是太虛幻境兩邊不可思又有一副對聯道是

假作真時真亦假

疊用真假有無字妙

無為有處有還無

士隱意欲也跟了過去方舉步時忽聽一聲霹

靂有若山崩地陷士隱大叫一聲定睛一看只

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醒得無痕不落旧套夢中之事便忘了對半

又見保姆正抱了英蓮走來士隱見女兒越發

生得粉粧玉琢，乖覺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中，鬪他頑耍。一回又帶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鬧。方欲進來時，只見從那邊來了一道那僧。則癩頭跣足，那道則跛足蓬頭，瘋癲揮霍談笑而至。及至到了他門前，看見士隱抱着英蓮那僧便哭起來。又向士隱道：「施主，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內，作甚？」士隱聽了，知是瘋話，也不去採他。那僧還說：「捨我罷！」我乃指着他大笑口內念了四句言詞道：「是僧慣養嬌生，笑你痴。」為天下父母痴菱花空對雪澌澌。生不好防佳節元宵後，便遇時遇，又非偶。一樣不直云前而云後，是諱知者。便是煙消火滅時，伏後

佛以世謂劫凡三十年為一世三劫者想以九十春光寓言也

士隱聽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們來歷只
聽道人說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幹營
生去罷三劫後我在北邙山等你會齊了同往
太虛幻境銷號那僧道妙妙妙說畢二人一去
再不見個踪影了士隱心中此時自忖這兩個
人必有來歷該試一問如今悔却晚也這士隱
正痴想忽見隔壁葫蘆廟內寄居的一個窮儒
賈名化字表時飛別號雨村者走了出來這
賈姓賈名化字表時飛別號雨村者雨村者
之言演出一段假話也又寫一末世男子胡謔也
賈雨村原係湖州人氏原係詩書仕宦之族因
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一盡人口衰喪只
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
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暫寄廟

中安身每日賣字作文為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當下雨村見了士隱施禮陪笑道老先生倚門佇望敢街市上有甚新聞否士隱笑道非也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來作耍正是無聊之甚兄來得正妙請入小齋一談彼此皆可消此永晝說着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携了雨村來至書房中小童獻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士隱忙的起身謝罪道恕誑駕之罪畧坐即來陪雨村忙起身亦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說着士隱已出前廳去了這里雨村且翻弄書籍解悶忽聽得窗外有女子嗽聲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

又夾寫士隱實是翰林文苑非守錢虜也

直灌入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一回

炎也炎既來火將至矣

矣

最野蠻最殘忍最狠毒最奸邪最變態最淫穢最不堪入目這是雨村眼中又不與後之人相似

原來是一個丫鬟在那裡擷花生得儀容不俗眉目清朗雖無十分姿色却亦有動人之處雨村不覺看得呆了那甄家丫鬟擷了花方欲走時猛抬頭見窗內有人敝巾舊服雖是窮貧然生得腰圓背厚面濶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權腮這丫鬟忙轉身迴避心下乃想這人生得這樣雄壯却又這樣纏縷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說的什麼賈雨村了每有意幫助週濟只是沒甚機會我家並無這般貧窮親友想定係此人無疑了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不免又回頭兩次雨村見他回了頭便自為這女子心中有意於他便狂喜不禁自為此女子

八字足矣

今古窮酸

色心最重

是莽操遺容

是莽操遺容

是莽操遺容

是莽操遺容

是莽操遺容

是莽操遺容

是莽操遺容

必是個巨眼英豪風塵中之知己也一時小童進來雨村打聽得前面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自便出門去了士隱待客既散雨村自便也不去再邀一日早又中秋佳節士隱家宴已畢及又另具一席于書房却自己步月至廟中來邀雨村原來雨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曾回頭顧他兩次自為是個知己便時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這是第一首詩後文香奩閨情皆不落空余謂雪芹撰此書中亦為傳詩

之意

未卜三生願 頻添一段愁
悶來時斂額 行去幾回頭
自顧風前影 誰堪月下儔

題首棘誦起闌東廻旋喚雨相趣舞袖看秋日所嘆者三春也却用三秋作關鍵

蟾光如有意

先上玉人樓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
搔首對天長嘆復高吟一聯云

玉在匱中求善價

前用二玉合傳今用二寶合傳自是書中正眼

釵於奩內待時飛

m k m m

恰至士隱走來聽見笑道雨村兄真抱負不淺
也雨村忙笑道豈敢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敢
狂誕至此因問老先生何興至此士隱笑道今
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
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齋一飲不知
可納芹意否雨村聽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
謬愛何敢拂此盛情說着便寫雨村豁達氣象不俗
同了士隱復過這

邊書院中來湏臾茶畢早已設下杯盤那羨酒
佳餚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斟漫飲次漸
談至興濃不覺飛觥限斝起來當時街坊上家
家簫管戶戶弦歌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
人愈添豪興酒到杯乾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
酒意狂興不禁乃對月寓懷口號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

心事不覺露出

天上一輪纔捧出

是將發之机

人間萬姓仰頭看

把晴光護玉欄

雲霓之上矣可賀可賀乃親斟一斗為賀雨

這個斗字

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接履于

因乾過嘆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時尚之學

莫作升斗之斗看可矣

四字新而含蓄最廣若必指明則又落套

于

寫士隱如此豪爽又全無一些粘皮帶骨之氣相愧殺近之讀書假道學矣

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沽名是目今行囊路費一
槩無措神京路遠非賴賣字撰文可能到者士
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言愚每有此心但
每遇兄時兄並未談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
此愚雖不才義利二字却還識得且喜明歲正
當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戰方不負兄之
所學也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為處置尔不枉兄之
之謬識矣當下即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白
銀並兩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兄可
即買舟西上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
之事耶雨村收了銀衣不過略謝一語並不介
意仍是吃酒談笑那寫雨村真是一個英雄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士

隱送雨村去後回房一覺直至紅日三竿方醒
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再寫兩封荐書與雨村帶
至神京使雨村投謁個仕宦之家為寄足之地
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去了回來說和尚說
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曾留下話與和
尚轉達老爺說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總以事
理爲要不及面辭了士隱聽了也只得罷了真
是閒處光陰易過倏忽又是元佳節矣因士隱
命家人霍啓抱了英蓮去看社火花燈半夜中
霍啓因要小解便將英蓮放在一家門檻上坐
着待他小解完了來抱時那有英蓮的踪影急
得霍啓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啓也就

是宿酒

又週到如此

寫雨村真令人爽快

妙禍起也

此因事而命名

不敢回來見主人便逃往他鄉去了那士隱夫人去尋找回來皆云連音響皆無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豈不思想因此晝夜啼哭幾乎不曾尋死看看一月士隱先就得了一病當時封氏孺人也因思女構疾日日請醫療病不想這日三月十五葫蘆廟中炸供那些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鍋火逸便燒着窗紙此方人家多用竹籬木璧者多大抵也因劫數于是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燄山一般彼時雖有軍民來救那火已成了勢如何救得下去直燒了一夜方漸漸熄去也不知燒

土俗人風

了幾家只可憐甄家在隔壁早已燒成一片瓦礫場了只有他夫婦並幾個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急得士隱惟跌足長嘆而已只得與妻子商議且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盜蜂起無非搶糧奪食鼠竊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勦捕難以安身士隱只得將田庄都折變了便携了妻子與兩個丫鬟投他岳丈家去他岳丈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務農家中都還殷實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心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隱還有折變地的銀子未曾用完拿出來托他隨分就價薄置些須房地為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哄半賺些湏

所以大槩之人情如是風俗如是

見

女婿這等

見

女婿這等

見

女婿這等

見

女婿這等

見

女婿這等

見

女婿這等

見

與他些薄田朽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
稼穡等事勉強支持了一二年越覺窮了下去
封肅每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且人前人後又
怨他們不善過活只一味好吃懶用等語士隱急
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唬急
忿悲痛已傷暮年之貧病交攻竟漸漸露出
那下世的光景來可巧這日拄了拐掙挫在街
前散散心時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足道人瘋
狂落脫麻屨鶴衣口內念着几句言詞道是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金銀忘不了

終朝只恨聚無多 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說恩情 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兒孫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來多 孝順兒孫誰見了
士隱聽了便迎上來 道你滿口說什麼 只聽見
些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若果聽見好了便
字還算你明白可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
是好若不了便不好 若要好湏是了我這歌兒
便名好了歌士隱本是有宿慧的一聞此言心
中早已徹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將你這好了歌
解註出來何如道人笑道你解你解士隱乃說

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那瘋跛道人聽了指掌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
隱便笑一聲走罷將道人肩上搭連搶了過來
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瘋道人飄飄而去當下烘
動街坊衆人當作一件新文傳說封氏聞得此
信哭個死去活來只得與父親商議遣人各處
訪尋那討音信無奈何少不得依靠着他父母
度日幸而身邊還有兩個舊日的丫鬟伏侍主
僕三人日夜做些個針線發賣帮着父親用度
那封肅雖然日日報怨也無可奈何了這日那
甄家的大丫鬟在門前買線忽聽得街上喝道
之聲衆人都說新太爺到任丫鬟于是隱在門

住

雖舊句用

于此妥極是

極

苟能

如此便能了得

所謂乱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是也

內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一對的過去俄而
大轎無轎可買可賣內抬着一個烏帽猩袍的官府過去丫鬟
到發個怔自思這官好面善到像在那故有夫人之分里見過
的于是進入房中也就丟過不在心上至晚間
正該歇憩之時忽聽一片聲打的門响許多人
亂嚷說本府太爺差人來傳人問話封肅聽了
唬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禍事

雨村別來

頭
記

卷

一